楚辭集解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懷沙

瑗按世傳屈原自投汨羅而死汨羅在今長沙府此云懷沙者蓋原遷至長沙因土地之沮洳草木之幽蔽有感於懷而作此篇故題之曰懷沙懷者感也沙指長沙題懷沙云者猶哀郢之類也屈原之死自秦之前無所考而賈誼作弔屈原賦曰側聞先生今自沉汨羅東方朔作沉

江之篇曰懷沙礫以自沉太史公亦曰屈原作懷沙之賦抱石自投汨羅以死蓋東方朔誤解懷沙爲懷抱沙礫以自沉而太史公又承其謬而莫之正也洪氏曰哀郢云方仲春而東遷此云滔滔孟夏者屈原以仲春去國以孟夏徂南土也又曰原所以死見於此賦故太史公獨載之瑗詳哀郢有曰至今九年而不復又曰莫一反之何時夫自南遷之時已放逐九年之久而臨行猶方且望其還也豈有迄孟夏至南土而遽抱石以自沉者乎況思美人曰獨歷年而離

愍蓋思美人作於哀郢懷沙之後則屈原至南土又嘗多歷年所矣是孟夏實未嘗死也又曰寧隱閔而壽考則有隱忍不死偃游卒歲之心豈肯爲抱石自沉之事耶悲回風曰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屈子於此思之審而籌之熟矣則不肯負石以自沉也決矣其諸所言欲赴淵而沉流者蓋皆設言其欲死而深見其不必死耳此篇所言不愛其死者亦以巳之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爲

壽不得長乃作此篇以自廣其意聊慰其心如賈誼之所爲也觀賈誼之傳則長沙之卑濕也久矣水土不習而能損人之壽也審矣載觀此篇篇首四句則因長沙卑濕恐傷壽命而作也無疑矣至篇中所述多自得之辭篇終之亂有確然之見其有得於朝聞夕死之實其視賈誼服賦徒拾列禦寇莊周之常言而爲傷悼無聊之故而籍之以自誑者不亦大有逕庭也哉然太史公讀服賦謂其同生死輕去就至爽然自失而於離騷諸篇獨垂涕想見其爲人而已顧

不能研窮其辭之旨趣剖析其事之有無亦疏

矣不知想見其爲人則將謂屈子果爲何如人

也莊子曰將欲究其實而不既其文者欺也誠

然乎哉九章中此篇文字更簡潔可誦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

滔滔猶漫漫也水大貌孟夏紀時也洪氏謂哀郢

以仲春去國此以孟夏至南土是也但郢都至南

土雖過夏首上洞庭淼然而南渡其道理之遠恐

亦不必兩月之期豈既至南土月餘之所作耶然

又曰汨徂南土曰進路北次似又在途中之所作

者未知其番惟夭曰草惟喬曰木莽莽謂茂盛而
蔽翳也傷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懷謂胸次也猶
今人所謂襟懷抱之懷永哀哀之久也此所以
爲傷也孔子謂關雎哀而不傷然則離騷其哀而
傷乎其孔子之所不取乎曰非也屈子以同姓之
君臣視國家之將亡遭讒而遠謫其念君憂國之
義不得不傷也非文王之思后妃處常者之可比
也班固以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譏之真無異妾婦
兒童之見矣汨疾流貌徂往也徂南土朱子曰泝
江湘也然則此篇作於途中也王逸曰言巳獨汨

然放流徃居江南之土僻遠之處故心傷而長悲思也似又言既至南土而作也讀者詳之餘義見題解下瑗按傷懷永哀汨徂南土二句乃懷沙二字之義之所由起也南土指長沙也或曰徂當作沮謂汨沒沮洳於南土也抽思泝徂之徂同此義亦通

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宛屈而自抑

眴頻視貌洪氏曰與瞬同杳杳深冥貌無所見也孔甚也孔靜幽默言寂然無所聞也承上滔滔草

木莽莽而言也王逸曰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冥冥野甚清淨漠無人聲是矣離遭也愍憂也長永也鞠窮也言憂愁窮苦之久也王逸曰言已愁思困苦恐不能自全也是矣蓋憂長沙之卑濕承上傷懷永哀汨徂南土而言也撫安也效放也如易效天下之動也之效冤屈言枉而不伸也抑猶排遣也言已安其性情放其心志自排遣其冤屈而不使至於過傷也此又自尉之意總承上四句分首章而言也瑗按首章至此凡十句初四句述江南風土之慝次四句述望鄉不見之愁又次二句

則善乎自寬者也孰謂其有負石自沉之事乎
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永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
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内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倕不
斲兮孰察其撥正
刓削也常度謂工師授受之常法規矩繩墨之類
也永替長廢也永諸本作未非是此以削方以爲
圜而棄工師授受之常法以喻變節以從俗而棄
君子守身之常法也易變也初初心也本常也迪
道也鄙賤惡也變易其行巳之初心本然之常道
此刓方爲圜常度永替者乃爲君子之所賤惡者

也王逸曰言人遭世不偶變易初行遠離常道賢人君子之所耻不忍為也是矣章明也畫言所指示之法也志念也或曰誌通謂不忘也其說亦可相通墨謂規矩繩墨之屬獨言墨者省文耳前圖謂古人授受之法度即上畫墨是也未改守常不變也此言工人明於所畫念其繩墨脩前人之法不易其道以喻不易初而屈志之君子也內厚言其心志之忠厚也質正言其形體之端正也所盛所盛美也王逸曰言人質性忠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是矣倕舜臣名有巧

思善作百工之物故曰巧倕舜命以作共工者也
見今舜典倕正作垂莊子曰攦工倕之指又曰工
倕旋而蓋規矩淮南子曰周鼎著倕使御其指是
也斵斫也巧倕不斵以諭聖人之不作也孰誰也
察審也揆度也言巧匠不斫則世雖有章畫之良
工無有審而度之以知其守法之正也以諭聖人
不作則世雖內厚質正之君子無有審而度之以
知其守道之正也揆舊作撥或曰如詩本實先撥
之撥言廢常法者正言守前圖者當總結上亦通
瑗按刓方為圓天下之賤工也章畫志墨天下之

良工也巧倕不斲孰從而察之乎鮮有不以賤工爲能以良工爲拘矣易初本迪天下之小人也内厚質正天下之君子也聖人不作孰從而察之乎鮮有不以小人爲通以君子爲迂矣惟其不知察之也是故以玄文爲不章以微睇爲不明亂白黑而倒上下囚鳳凰而舞雞鶩同糅玉石而一槩相量也噫此黨人鄙固之甚矣世無大人君子矣慨重華而慕湯禹之心屈子其容已乎援按篇首至此即洪氏所謂已雖放逐不以窮困易其行也是矣

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

玄文謂太素白賁自然之文也如玄酒味方淡之玄處幽猶言用睇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皆瞽者也詩曰矇瞍奏工是也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孟子曰離婁之明淮南曰離朱之明離朱卽離婁也微睇小視也瞽盲者也夫玄文自然之妙已非紅紫艷麗之色又不炫爛於顯地而自處乎幽晦之所則益闇然矣使世之有目者視之且不能察其美又

況以瞭瞍視之則謂其無文章之可觀也不亦宜乎若離婁之微睇是以規矩方圓之間畧一眡之遂得其正不待如世之瞽者睜睜然正明目視之而後得也使世之有目者立其側且將譏其爲近覷也又況以瞽者視之則其謂之無明也不亦宜乎是玄文非真不章也乃天下之至文也微睇非真無明也乃未嘗盡用其明也彼君子之美在其中不自暴於外而時或不得已少出其緒餘未盡展其底蘊者世俗遂從而譏之其與瞭瞽何以異哉淳于髡諷孟子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

栁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且曰是故無賢者有則髡必識之嗚呼髡之無目久矣又烏足以識孟子之賢乎夫髡號戰國之智士也且不知孟子之賢則彼黨人之鄙固又烏足以知屈子哉

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笯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藏

白黑喻善惡之混淆也上下喻爵位之錯亂也笯籠也鳳凰雞鶩喻賢愚之反常也糅雜也槩平斗

斛之器也同糅玉石喻貴賤之無別也此章并上章皆承孰察其撥正而言也黨人謂懷阿比之心而相助匿非者也指上官之徒鄙庸惡陋劣之意固堅僻專恣之意余屈子自謂也所藏謂巳之所蘊蓄者下文所言是也藏一作臧古通用或曰臧善也謂不知巳之善也亦通瑗按黨人二句結上起下之語自玄文處幽至下莫知予之所有皆謂黨人之鄙固不知余之所藏也或分黨人之鄙固一句結上文不知余之所藏一句起下文容更詳之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

以牛馬負物曰任以舟車乘物曰載盛多也言所任者重所載者多也陷沒之深也滯溺之久也濟渡水也此以車馬任重載盛陷滯於泥滓而不得渡爲喻也王逸曰言已才力盛壯可任重載盛而身放棄陷沒沉溺不得成其本志是矣捩屈子實有引重致遠積中不敗之才顧乃棄之而不用使之濡其尾曳其輪而竟不得濟也悲夫在衣曰懷在手曰握瑾瑜美玉也傳曰鍾山之玉瑾瑜爲良窮謂已之困窮也不知所示謂不自誇示於人也

此以美玉之良喻巳之德雖不爲世所用至於困
窮亦必不肯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屈子可
謂得孔子韞匵而藏待價而沽之道矣楊雄乃譏
其如玉如瑩爰變丹青班固譏其露才揚巳競乎
危羣小之間其誣原也甚矣雖然屈子非故懷其
寶而迷其邦者蓋見楚王同糅玉石一槩而相量
不知珍重之所以卷而懷之也嗚呼瑾瑜則不知
貴矣彼鬻人之衒玉而賈石而逞其狙詐之術者
楚王乃十襲而藏之雖欲楚之不亡不可得矣按
上二句喻巳之有才而不用於世也下二句喻巳

之有德而無求於世也然意亦串講

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

邑犬邑中之犬也群衆也吠犬聲也怪異也非毀也疑不信君子之道爲可用也尹文子曰千人才曰俊萬人曰傑淮南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百人謂之豪十人謂之傑王逸曰千人才曰俊一國高爲傑朱子從淮南之説瑗按俊解無異惟傑不一是蓋各人所傳之不同未知其審大抵皆才智過人之稱也庸態謂世俗之常態也王逸曰庸廝賤之人也德高者不合於衆行異者不

合於俗故爲衆人之所訕也此章以邑犬群吠所怪喻庸態非疑俊傑也瑗按柳子厚荅韋中立書曰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柳子蜀日越雪之說亦足以證屈子吠怪之意故併附之

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

文爲上所言玄文也質不豔也疏通理也内謂藏
之於内而不衒耀也此所以爲殊異之文采而非
世之紅紫豔麗之色之所比而庸衆豈足以知之
哉其謂之不章也宜矣王逸謂能文能質内以疏
達是以文質二字並看也亦通材木之中用者也
朴未斵之質也委積言其多有惟所用之而世莫
之知也不言衆者承上文也夫内厚質正者惟大
人之所盛美而庸衆又烏足以知之哉王逸曰條
直爲材壯大爲朴說文又曰朴木皮也是以材朴
二字並看也亦通瑗按自任重載盛至此皆承不

知余之所藏而言也又按玄文處幽至此即洪氏所謂小人蔽賢群起而攻之舉世之人無知我者是矣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

重襲皆積累之意易曰立人之道仁與義是也謹厚不放肆輕狂也豐猶富足也王逸曰廣大也謹厚以爲豐即上所謂內厚正直文質疏內材朴委積是也王逸曰言衆人雖不知已猶復重累仁義修行謹善以自廣大也得之矣遌逢也從容舉動

自得之意言不變其所守而汲汲以求進也

古固有不並今豈知其何故也湯禹久遠今邈而不可慕也

不並謂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也洪氏謂聖賢有不並時而生者故重華不可遌湯禹不可慕也亦是故由也言此事自古皆然竟不知其由也怪而歎之之詞邈遼遠也王逸曰言殷湯夏禹聖德之君明於知人然去久遠不可思慕而得事之也此并上章皆承上庸衆不知巳而言夫庸衆既不知巳而知巳者惟古之聖人也今又不可相

過而憫其思慕之心其何以爲情乎此上二章即洪氏所謂思古人而不得見者也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强離愍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

背理曰違不平曰忿自强自勉也像法也此章總結通篇而言謂已改去憤懣之心勉於爲善不以憂患而變其節欲使其志之可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屈子之制心立志可謂浩乎其無涯確乎其不可拔者矣或曰懲違改忿如易懲忿窒欲左傳昭德塞違之意君子脩身之功莫切於此克

已之功莫難於此孔孟之後知此者鮮而屈子能以之自厲其殆庶幾乎抑心如書克自抑畏之意謂謙謹畏愼不敢縱肆怠荒矜誇而無忌憚也自强有自强不息之意離愍不遷有獨立不懼立不易方之意願志有像有反身脩德致命遂志之意屈子之所以欲就重華慕湯禹者豈徒漫爲大言以自誇者哉其聖學之功盖亦嘗講之熟見之眞履之素者矣此篇中立不倚之操用心爲巳之功重仁襲義之學學者可不朝夕諷誦熟讀而詳味之而漫然以辭人之賦視之是擷其華而不食其

實也又何益哉或曰此一節與前第二節下四句
相照應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
故

次舍也昧昧昏暗貌瑗按此二句似紀行之語又
嘗疑此篇乃屈子遷居南土之時或於孟夏有所
他適而途中之所作者舊說以屈子南遷郢都在
北屈子思念楚國冀得北歸郢都而日又將暮不
得前進也於是將欲舒憂以娛哀而念人生幾何
死期將至其限有不可得而越也蓋謂大故爲死

亡引孟子不幸至於大故以證之故以日暮爲喻遲暮年老之意嘗謂上二句乃紀行之語非譬喻也下二句乃寫情之語以喚轉上章非謂死亡也大故如論語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之大故豈必死亡而後謂之大故哉其意蓋謂已之所以游衍自適以舒憂娛哀者非樂於閒曠而無志於當世也因已之罪大惡逆有觸君上之怒放置於此限制而不得事君以行道故耳夫既得罪於君矣世既無知已矣古人又不可得而並矣故聊自舒憂娛哀優游卒歲而勉強爲善以堅已志使可爲法於

天下後世而已此則屈子立言之意也若以北次
爲郢都而屈子思望北歸則哀郢之作乃因秦將
白起拔郢燒墓頃襄王已東走於陳而郢都已爲
丘墟矣故曰曾不知夏之爲丘孰兩東門之可蕪
然則此時頃襄王已在陳而不在郢矣則所謂進
路北次非指郢都也明矣或曰然則所謂汨徂南
土者何也曰汨徂南土者蓋泛指已之遷於南土
而所謂進路北次者是指當時所適之道路亦南
土之北耳不出乎江湘之間也故亂曰浩浩沅湘
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此亦泛賦南土之

寂寞而見巳之限於大故不得仕於朝耳非比興之體也凡此類固有比興體亦有紀實者豈可槪視爲寓言邪顧朱子亦不能考證而深詳之朱子嘗曰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議則又皆未嘗沉潛反覆嗟嘆詠歌以尋其文義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喩立說旁引曲証以强附於其事之巳然嗚呼朱子之言則然矣瑗嘗取王洪朱子之書而並閱之矣朱子之書不過聊據王洪之書而粗加檃括之耳其離合之間文義之出雖爲分章辨證

而所謂題號之所擬指意之所歸亦未嘗有所發明而二家之猶有可頗採者又皆棄之不取不知其何故也嘗考朱子年譜此書之成年已六十二矣其著書之功當益精密而反疏畧之甚豈終以爲辭賦之流而不加之意耶豈當時或命門人草創而已稍是正邪嘗聞之師曰綱目之書乃朱子命門人各成數冊而已特總裁之耳故其間書法至今猶有一二可議者朱子之序自以爲足繼獲麟然則此書其或然歟姑誌私疑不知忌諱觀者幸恕其僭妄焉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
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歿驥焉程兮
浩浩廣大貌沅湘二水名分流亂流也或曰枝流
也言所進之路北次之處乃沅湘所分之枝流也
亦適言沅湘之水浩浩乎其廣大亂流之涌汨汨
然其疾逝也此即其所見者而賦之也脩長也路
即進路北次之路也幽僻也蔽翳也道亦路也遠
即謂脩路忽即謂幽蔽也此即其所經者而賦之
也王逸曰匹雙也言已懷敦篤之質抱忠信之情
不與衆同故孤煢獨行無有雙匹也伯樂孫陽也

善相馬事秦穆公歿死也驥良馬也焉安也程量也一曰式也物之準也言伯樂旣死則世雖有良馬無有能知之者將安所程量其才力邪以言賢臣不遇明君則無所施其智能也此章因行役之勞述巳放逐於寬閒寂寞之濵抱道自守而世無知巳者然上四句亦申篇首滔滔莽莽杳杳數句之意下四句總申後數章之意也

人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增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錯置也類法也此章言人之生受命於天之初其
富貴貧賤壽夭窮達已有一定之分而非人之智
巧所能移者余嘗有見於此故定心廣慮無所畏
懼雖離愍困窮亦不遷其所守也然而猶增傷永
嘆者盖因斯世斯人常度永替喜圓刓方玄文微
昧反譏不明白黑上下顛倒變常同糅玉石舞雞
囚凰不知其果何如其爲心也是以爲是傷時之
嘆耳君夫人之有生必有死此必不可辭者自古
皆然吾局嘗獨愛其死乎不愛其死吾誠足以爲
法而世之君子又何疑余於其間哉觀此則屈子

之本心可見矣而篇首之嘆豈真爲南土之幽蔽而如賈誼之傷悼其不得以永壽爲情哉嗚呼死生之際出處之分屈子見之真而守之固矣其君子小人反常失序使國敗君亡而已獨不得以效犬馬之智以匡救扶持於萬一又烏能愁然無慨於其中哉是增傷永嘆者仁之至義之盡知君臣之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其舒憂娛哀者乃保身之智樂天之誠而知人之稟命蓋有一定而不可移者也其憂樂之情固有並行而不相背者矣而後世讀離騷者遂謂其句句爲無聊之詞而

謂屈子終身爲愁神苦思之人憔悴枯槁之容不
亦誤乎嗚呼屈子之後似其人者惟陶靖節乎其
餘他輩憂則出於無聊樂則出於勉强不足以語
此也朱子曰言民之生莫不稟命於天而隨其氣
之短長厚薄以爲夭壽窮通之分固各有置之之
所而不可易矣吉者不能使之凶凶者不能使之
吉也是以君子之處患難必定其心而不使爲外
物所摇動必廣其志而不使爲細故所陜隘則無
所畏懼而能安於所遇矣洪氏曰屈子以爲知死
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

豈復愛七尺之軀哉㨿按朱子洪氏之說深得屈子立言之意但不愛其死者屈子之所能也懷沙礫以自沉者屈子之所不爲也遭放而遂自死自死而復沉淵是豈舍生而取義哉是豈定心而廣慮者哉是豈知乎天命者哉或曰然則屈子之爲此言者何謂也曰屈子之悲愁久矣其爲讒人壅君故也其遷於南土也而悲愁亦復甚焉南土之卑濕損壽也久矣屈子恐人之疑已之悲愁不在於君國而在於已身也故發爲此論以明已之心以曉人且使壅君讒人倘一聞之而有察於已之

忠誠戀戀不忘之心萬一召而還之憐而收之使得以竭智盡忠於君國而不至於速亡疾敗未可知也此屈子拳拳之本心也嗚呼安得起屈子於九京之下而與之論離騷哉

楚辭集解九章卷

楚辭集解九章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思美人

思念也美人謂美好之婦人蓋託詞而寄意於君也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蓋亦賢者託言以思西州之盛王也王逸解此思美人爲屈子思念懷王瑗按篇內曰遵江夏以娛憂曰獨焭焭而南行與哀郢抽思懷沙諸篇內一二語肯意相類哀郢乃作於楚襄王二十一年況哀郢

曰至今九年而不復又曰冀一反之何時蓋年
猶可紀而尚望其還也此則云獨歷年而離愍
日寧隱閔而壽考曰命則處幽吾將罷兮蓋歷
年永久非復可紀安於優游卒歲而無復望還
之心矣是此篇作於哀郢之後無疑也雖不可
考其所作之年要之在襄王之時而非懷王之
時則可必也其文嚴整紫淨雅淡冲和文之精
粹者也豈年垂老其氣漸平而所養益純也歟
洪氏曰此篇言已思念其君不能自達然反觀
初志不可變易益自脩飾死而後已也得之矣

又按取篇首三字名篇然作之之意實在於此
故既以之發端而遂因取之以名篇耳

思美人兮攬涕而佇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

攬抆而揮之也自鼻出曰涕哀泣則有之佇久立也眙直視也攬涕佇眙卽詩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之意媒所以約婚姻者也絕斷絕也媒絕以喻已之寡合也路所以通往來者也阻險阻也路阻以喻已之遺譏也結結言猶今人所謂摶詞續文之意朱子疑古者以言寄意必以物結而致之如結縭之謂也恐非是詒遺同此章言已思望楚王極爲

急切悲哀之情不能自已然而貞潔寡合遭讒嫉
妬竟無由而得以通其情也上二句述已思君之
情下二句述已被讒之害

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沉菀
而不達

此承上章路阻而言以見言不可結而詒之由也
蹇蹇攄蹇不適貌煩縈閙冤枉也煩冤謂所枉者
衆多也猶言甚屈耳陷沒之深也滯溺之久也不
發謂不能振起而前進也陷滯不發言路阻也申
重也如易重巽以申命之申旦天將曉也申旦猶

言累日也朱子曰今日已暮明日復旦也王逸曰誠欲日日陳己心也情被誣之情屈子每以情寃並言之也菀鬱同積也字見禮記沉菀不達猶陷滯不發也然則上章所以詒言者蓋欲訴己之寃情耳此章言已寃不能發情不能達以見終不得結言以詒美人也

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

此承首章媒絕而言亦以見言不可結而詒之由也本以媒絕路阻合而又以雲鳥喻媒絕也朱子

日承上章而言恐非是願欲也寄附託也浮雲不定之雲豐隆雲神名將奉承也歸鳥疾飛之鳥蓋鳥歸巢則飛尤疾也致辭猶寄言也迅言飛之速也高言飛之達也當值也言欲因浮雲而寄言於美人則雲師雖相遇而乃徑逝莫我承也欲因歸鳥而致辭於美人則歸鳥飛迅而又高不易相值也夫相遇者既莫我承而歸鳥迅高又不易值則此言何時可結而詒邪嘗謂浮雲之游歸鳥之便爲附詒言亦甚易事而雲鳥竟不之許者亦嫉妬之心使然也嗚呼美人既不可得而見矣然媒又

絶焉路又阻焉言又不可結而詒焉其能恝然於心乎此所以攬涕佇眙而哀思瞻望之不容已也或曰上章申言媒絶路阻此章申言言不可結而詒也容更詳之瑗按此上三章即洪氏所謂思念其君不能自達是也

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愧易初而屈志

高辛帝嚳也舊指高辛之德而言靈盛猶言福隆也玄鳥燕也玄鳥致詒言嚳妃簡狄呑燕卵以生契而有聖德以事堯也天問亦言之而其事則本

諸商頌此因上章歸鳥難當而遂有感於高辛玄鳥之事以見巳遭亂世不得如契遇明時事聖君也又承言巳雖生不逢時然亦不肯因世亂君昏而遂變其所守以趨時好也慨古傷今之情悲俗厲身之志具見之矣

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

此下三章皆承上章末二句而言歷年離愍謂遭放憂傷之久也馮充積盈滿之意未化不變也馮心未化言巳之道義節氣充積盈滿於心雖遭放

逐之久而猶不能變其所守也隱閔猶隱忍也壽
考善終也朱子曰隱閔壽考優游卒歲也王逸曰
懷智佯愚終年命也二說得之矣觀此則屈子誠
得箕子明夷用晦之道實嘗以壽考而善終也世
稱其投水自死是亦未之深考耳若曰羌憑心猶
未化何變易之可爲則易所謂箕子之貞明不可
息也内難而能正其志屈子以之此章言已雖放
逐之久隱忍不死而此心之所得者則終不能變
化也嗚呼潮陽一行遂欲改心事主視此不亦愧
乎瑗按羌憑心猶未化何變易之可爲特一正一

反而言之耳其意一也楚辭中此類甚多讀者須以意會之可也

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也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也

前轍猶俗前程前途云耳遂成也度君子立身行己之法度也後倣此屈子己知前轍之不遂其志矣而猶未改度者蓋道之用不用在人而所以脩不脩在己君子亦盡其在己者而已矣豈肯因人而遷變其所守哉故荀子曰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車覆馬顛喻遭放逐而困窮也異路喻古道

也言衆人之所不由而已獨由之所以有顛覆之禍也朱子曰知直道之不可行而不能改其度雖至於車傾馬仆而猶獨懷其所由之道不肯同於衆人也是矣惜誦曰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異路無援而顛覆之患其能免乎雖然屈子之好被奇服行異路是豈索隱行怪者哉在俗人則以爲奇異在君子則以爲尋常也瑗按前輙或解作往古之迹言古之忠臣義士鮮有成其志者亦通

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

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

勒控御之意騏驥駿馬也更重復竪頓之意駕謂車也勒馬更駕言不以顛覆之故而遂止也造父周穆王時善御者也操之執轡也遷逡謂遷徙更進之意逡謂逡巡從容之意次謂路次也勿驅謂不束縛之馳驟之此所以爲善御也車旣覆矣馬旣顛矣猶勒而更之復遷徙逡巡於異路之次而善進焉其不易初而屈志可見矣假日借日也須時待時也即前優游卒歲之意嶓冢山名見禹貢隈山隩也西隈日所入處也洪氏曰指嶓冢之西隈

言日薄於西山是也纁淺絳也日將入時則色纁且黃蓋黃昏之時喻人之年老也指嶓冢之西隈與纁黃以爲期蓋自誓此心終身而不改耳自欲變節以從俗至此即洪所謂反觀初志不可變易益自脩飾死而後已是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屈原庶幾乎此矣朱子釋爲知世路之不可由而欲遠去以俟命也失之矣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

開春發歲謂春初歲首也白日晴日也悠悠長貌

曰

入春則日漸長故曰白日出之悠悠蕩志謂開豁其心志也愉悅也遵循也江夏二水名裒郢曰江與夏之不可涉是也娛憂猶言消愁也此章言乘此清明之候取樂以忘憂也瑗按此章似發端之辭與上章雖若絕不相蒙而其實承聊假日以須時而來也大抵此篇文字作兩平看前七章是一意後六章是一意篇末一章則總結通篇之意也前一半言其所得者不可變易後一半言其所得者足以自樂也又按此章首二句則此篇之文乃因春日游衍之際觸景興懷有所感於中而作者

海虞吳訥乃謂此篇皆比而賦體此章又無興義
以章首二句爲興大誤矣屈原之大節雖見於史
記而中心之委曲行事之始終興趣之幽眇人品
之佚宕其詳則不可得聞矣尚賴楚辭諸篇考見
其一二而可概視之以爲託言耶嗚呼此可與智者語
難與拘儒道也

攬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
兮吾誰與玩此芳草

大薄大叢也不及古人謂不得與古之君子並生
其時也玩美也芳草指上二物喩道德之美也此

章言巳採取芳草以爲佩飾而因嘆俗人旣不知此古人又不可及則將誰可與玩賞此芳草者乎蓋深慽濁世知巳者之希也夫屈子巳知前轍之不遂矣車旣覆而馬旣顛矣而猶眷眷思及古人焉可謂愈挫而愈銳者矣瑗按此亦承上章而言夫遵江夏以娛憂者亦欲採取芳草以爲玩餙耳是豈無益之遊而費此青春白日以恣淫樂也哉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絶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

芳華自中出

解折而取之也萹蓄也萹薄謂萹蓄之成叢者備具也謂以萹薄雜菜兼收而並用也交佩左右佩也繽紛盛貌繚轉繞而又繞也遂易詞也發泄雜異謂枯槁斷爛不耐久也如悲回風槁而節離之意萹蓄雜菜皆非芳香久固之物此言南夷俗人之所喜佩者也下文所謂觀南人之變態者指此也吾且儃佪以娛憂者指上二章也竊快在其中心言已獨得之樂而南人不知也揚厥憑而不竢言已發揚其中心之所得者而無待於外也芳

澤雜糅謂佩飾之盛也指上章芳草而言芳華言其氣之香色之麗也芳華自中出有諸中者則形諸外也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此芳華自中出之意也觀此二言則屈子之所得者深而進於道矣豈後世詞人墨客無所得而漫爲是言者比哉嗚呼屈子則攬芳葭宿莽以爲佩矣南人則解萹薄雜菜以爲佩矣其意趣不同如此雖欲強之以從已不亦難乎故南人萎絕而離異者無所得故也屈子羌芳華自中出者有所得故也南人本無所得如此雖又使之不萎

絶而離異也其可得乎朱子曰且復優游忘憂以

觀世變又樂其所得於中者以舒憤懣而無待於

外則其芬芳自從中出初不借於外物也此上分

章是依朱子本瑗按攬大薄之芳茝四句屈子言

巳之所佩解萹薄與雜菜四句言南人之所佩吾

且儃佪以娛憂二句申上八句而結言之也竊怏

在其中心四句雖承上言當分爲别章以屬下文

也楚辭中毎有意斷而韻不斷韻斷而意不斷者

讀者幸詳焉或曰此章首四句亦屈子之自言言

巳解去萹蓄雜菜而備芳茝宿莽以爲交佩而佩

之續紛繚轉其芬菲之盛如此此顧乃為世所棄遂
至萎絕離異也亦通

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
居蔽而聞章

此亦承上章而言郁郁香盛貌遠烝謂香氣薰烝
襲人之遠聞也承上章芳與澤雜糅而言滿內外
揚積於中者深故發於外者盛也承上章芳華自
中出而言情發於外者質存諸中者信誠也可保
猶言可必也惟其所得者深故其所守者固也瑗
按情亦可訓為實今對質而言又自有內外之分

也王逸曰言行相副無表裏也是矣情與質信可
保則與南人之變態異矣居處也蔽障蔽也如易
所謂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
之意也言讒人之蔽隱人君之鄣壅而放巳於藪
幽也聞聲聞也章著也居蔽聞章可謂遏之而愈
光抑之而愈揚者矣是豈遂萎絶而離異者可比
邪王逸曰雖在山澤名宣布也是矣下二句又申
上二句而推言之也朱子曰此承上章芳華自中
出遂言其郁郁遠蒸皆由情質誠實可保故所居
雖蔽而其名聞自章也瑗按朱子之說亦是但以

誠實釋信字與情質二字並看非是又按屈子之
郁郁遠烝其芬芳可謂極其盛矣而楚之君臣舉
不能有所薰陶漸染而畧變化者何哉豈非積德
蔽固之深乎
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為媒兮
憚褰裳而濡足
薜荔生於木者芙蓉生於水者憚畏難也屈子思
美人之情可謂急矣媒絶路阻言不可結而詒矣
此令薜荔以為理因芙蓉以為媒特一舉手一投
足之勞則言可結而詒矣媒不絶而路不阻矣美

人可得而見矣顧以爲憚而不爲者朱子曰內美既足恥因介紹以爲先容而託以有憚也是此憚者非不能也不爲也觀此則前諸篇屢屢以理弱媒拙自恨者豈誠然哉特反言以責讒人之嫉巳人君之不察耳此所謂憚者乃其不肯變節以從俗易初而屈志之本心也故曰情與質信可保兮則上章所言者豈欺我哉瑗按王逸曰意欲升高事貴戚也誠難抗足屈蹉蹋也意欲下求從風俗也又恐汙泥被垢濁也是蓋以緣木爲升高濡足爲下求亦自一說不可不知或曰趾當作指

登高吾不悅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

此承上章而言登高不悅入下不能言不能與世浮沉也朕形不服言巳身之倔强也朱子曰形偃蹇而不服心耿介而使然也得之矣然又自以爲疑者猶孔子曰吾道非邪之意蓋反言以見吾道之爲是耳屈子豈眞遂有所疑於其心哉王逸曰事上得位我不好也隨俗榮顯非所樂也其說似又以登高申緣木入下申濡足也亦通

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

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廣擴而充之也遂必欲成之也畫謀也前畫言初
心之所謀也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凡人之欲
有所爲者皆謂之謀也與懷沙章畫之畫同前畫
存諸心而欲有所爲此度措諸躬而已有所行者
也或曰前畫猶上前轍也命如道之將行也與命
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之命處幽謂遭放逐而不
顯用於時也罷如字休也吾將罷兮猶吾已矣夫
之意言道之不行也舊註讀作疲謂身勞苦也非
是白日未暮猶言此身尚未死耳欲及時脩德立

行也與上廣遂前畫二句煢煢獨行貌南行謂遭放逐於江南也楚國爲南方而沅湘之間又楚國之南也故曰南行彭咸古之賢人當殷之末世遭亂而西逝流沙者也言巳之所以煢煢南行獨其爲此隱忍而不死者非貪生也蓋思古人遭亂亦嘗遁逃遠去以全身而巳亦欲竊比於我彭也然則屈子寧隱忍而壽考遵江夏以娛憂雖歷年離愍車覆馬顛而竟不能屈服其志哀傷其心變易其節者亦有所真見則未易惑有所真得則未易移矣是豈胷中無物而漫爲此言以誑人者哉嗚

呼屈子之於道可謂有矣